



长丰镇马坡村委会政府雇员温小珍到村民杨吉章家里看望他遭遇车祸的儿子，这已成为她的日常工作。

他们本是师范毕业生，但因编制限制他们一直未能走上教师岗位。为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进行的变革,成为基层民主政权建设的有益尝试

待业师范生当上政府雇员之后

——万宁探索推行基层政府雇员制度

■ 本报记者 李科洲 符王润 特约记者 陈循静 通讯员 茹祥

1困局 被逼的改革 上访师范生能否 变身政府雇员

基层政府雇员，这是一个很体面的称呼。但实际上，这一改革是被逼出来的。

各中等师范学校 2002 年前在万宁招收的师范类毕业生是享受统招统分资格的,但由于编制指标和财政的限制,共有 225 名统招统分师范类毕业生一直未得到妥善的安排。他们多次上访,并曾经结伙到北京反映问题。万宁市委、市政府一直在思考如何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

另一方面,万宁市农村两委干部年龄结构老化,文化层次普遍偏低,带领群众致富能力相对较弱。尤其在 30 个后进难点村表现得更为突出。统计表明,万宁市农村“两委”干部平均年龄 47 岁,其中 38 岁以下 104 人,仅占 8.4%;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93 名,仅占 7.5%,初中以下 357 名,占 28.9%。在万宁 207 个村(居)委会中,有 30 个“后进难点村”普遍存在着村“两委”班子关系不和谐、村“三资”管理混乱、村集体经济发展缓慢、村民集体上访频繁等现象。

这两种情况一碰面,碰出了“基层政府雇员”这一构想。

去年 9 月,万宁市政府出台方案,成立了解决师范类毕业生遗留问题招聘基层政府雇员工作领导小组,从 225 名师范类统招统分毕业生中择优录取第一批 30 名基层政府雇员,并安排至全市 30 个后进难点村任职,主要担任文秘和党支部书记助理、村委会主任助理等。

基层政府雇员是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村官”,但又和一般的村干部不同。基层政府雇员是驻村“村官”,领的是财政全额工资;村干部户籍在农村,领的是财政补贴。可以说,基层政府雇员是“政府的人”,直接对镇里负责,定期向镇委书记汇报工作,并接受镇里的考核。

对于这批人,社会上有各种议论。有的说,“他们是师范类毕业生,对农村能有啥了解呢?”“是师范生多了没处安置,政府每月给他们 2000 多元工资,让他们享受田园风光来了!”

但经过半年的考验,他们大多表现良好,受到了村民和社会的肯定。

核心提示

他们本是师范类毕业生,由各中等师范学校 2002 年前在万宁市招收。但由于教师编制的限制,无法给他们安排教师岗位。于是,经过两批招考,他们成了基层政府雇员。

他们将近 200 人,多年来为工作分配问题曾经是铁杆的上访户,但现在正在万宁各个行政村,担任村支部书记或村委会主任助理。

这两批基层政府雇员,第一批 30 人于去年 12 月报到,第二批今年 7 月到岗。对他们,万宁市委、市政府寄予厚望,期待他们当好农村工作的“十大员”:农村政策宣讲员、民情民意调研员、档案资料整理员、记录会议和报告起草的书记员、村财镇管报账员和农村集体“三资”信息采集员、小一型水库管理员、为民提供致富信息和技术服务的服务员、化解矛盾协调员、农村规划稽查协管员、便民服务代办员。

这虽是一项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而催生的改革,但却具有一定的探索、启发和标本意义。

他们是便民代办员

“下周应该会到了。”7 月 9 日,来到长丰镇马坡村村民杨吉章家,温小珍告诉他一个好消息。

温小珍是马坡村的基层政府雇员,村委会主任助理。她带来的好消息是杨吉章申请的 3 万元“民政救助”已经批下来,钱很快就会转到账。

杨吉章握着温小珍的手,半天说不出话来。他们身旁的床上,躺着一位病人——杨吉章的儿子杨作发,鼻孔里插着一根“饲管”。今年 1 月,杨作发放学回家的路上被一辆摩托车撞倒,到现在一直昏迷不醒。杨作发住院治疗花了近 30 万元,家里实在筹不出钱来了,不得不中断治疗。

他们是村财报账员

“3 个月结余 3605 元。”翻开村里的账本,万城镇益民村委会主任助理、基层政府雇员王雪珍告诉记者。这是 3 月份她接管村账本后的新成果。而在这之前,村里的办公经费从未有过剩余,账目支出更是笔糊涂账。前段时间,村里有位管账的村干部,因虚报挪用救灾款被处以监禁 1 年半、缓刑两年的刑罚。

王雪珍到来后,对原来的财务明细账进行整理和细化,做到专款专用。同时,还新建了一本总账,明确列出维修费、办公经费、利息、镇拔经费等各项

他们是公章管理员

7 月 9 日 13 时半,东澳镇大造村委会办公室走进了一位村民。他叫卓昌和,是为儿子申报《生育服务证》的。

基层政府雇员苏云山拿出表格,问卓昌和会不会填。卓昌和摇摇头。苏云山接过卓昌和的证件,坐下来帮他填写起来。

坐在一边等待的卓昌和告诉我们,苏云山还为他们主持公道“审”过牛呢!那是 3 月初,外村的 10 头牛吃了他和其他村民田里的稻子。这种事已经发生过多次了,卓昌和一气之下,把牛赶到村委会办公楼的大院里看管了起来。

牛主闻讯后赶来领牛,但卓昌和等大造村民一定要他们一头牛赔 500 元,依据是大造村委会早就张贴的公告。牛主则百般辩解,有的说带的钱不

他们是低保监督员

借助基层政府雇员,万宁市在东澳镇岛光村推行低保审批新探索。对这项改革,它们有一个响亮的叫法:再造岛光版低保审批流程。

“43 票!”今年 6 月 5 日,岛光村村民代表会议在村委会办公室进行,49 名村民代表对 38 名农村低保申请人进行票决,年近 60 岁的卓三妹以 43 票排名第一。这次村里的低保指标一共有 12 个,12 个人选完全由得票数从高到低确定。

按照流程设计,岛光村基层政府雇员黄小洪列席会议,同时进行会议记录。他要负责监督会议参加人数及有关程序是否符合规定,并在会议记录上签名。而在这之前,他还和其他村干部一起,对 38 名低保申请人一一访问,对其申请资格进行审查。

村民代表会议上,当场投票,当场计票,当场

“民政救助”快速转到账

“温小珍真帮我们办事。”杨吉章告诉记者,温小珍在走访中了解到了他的这一情况后,主动与村干部商量,发动村民为杨家捐款 4200 元。之后,温小珍还赶到村驻点单位万宁市人民法院,又为杨家申请到了 2000 元的救济款。

在今年 6 月 5 日的万宁市委书记大接访活动中,杨吉章反映了自己的问题。万宁市委书记丁式江当场要求职能部门对杨吉章给予民政救助。也就是在这次大接访中,杨吉章动情地说到了温小珍对他一家的帮助,让“政府雇员”的名声广为传播。

在服务村民上,很多基层政府雇员并不落后于

村里账目不再“糊涂”

总收支。总账和明细账的具体数据每季度在村务公开栏张榜公布,同时,她计划将之公布到万宁市万城镇政务服务网上,供村民查询、监督。

在管理财务过程中,王雪珍还利用自己的知识为村民起草合同。这是一份关于道路界定的协议书,起草人就是王雪珍。益民村村民吴国勇在建房过程中,与另一位使用房屋过道道的村民吴亚文有争执。吴亚文希望过道留得宽些,而吴国勇不愿让出本属于自己的土地。

他们两人本有口头协议。吴国勇承认他说过,

少了人情章、关系章、违法章

够,有的说责任在牛不在人。相持不下时,有的大造村村民扬言要杀死牛。

卓昌和想到了苏云山。他觉得,苏云山是基层政府雇员,是外来的“村官”,在当地没有村干部那些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由他来“审牛”最能让人服气!虽然是周六,但一接到电话,苏云山就从 20 多公里外的家里骑摩托车赶过来了。

经过一番调解,当事双方各让一步,纠纷得到了妥善解决。卓昌和对此非常感激,提出要拿赔款的一部分给苏云山当车油费。苏云山婉言谢绝了。经过这件事,大造村村民对政府雇员的信任度大大增加,1 个月,大造村村民代表大会表决,将村里的公章交给苏云山管理。

低保资格由村民民主票决

公布,当天张榜。7 天公示期后,未有异议,于是,申报名单上交到了镇里。7 月 11 日,黄小洪打开万宁市政务服务网,显示办件已交到市民政局,等待审查。

再造流程的关键在两点:一是审核权下放,低保名单由村民代表会议决定。而按照之前的做法,审批权在市民政局。现在,对岛光村低保申报,市民政局对名单具有否决权,只负责审查程序是否合法即可;二是由政府雇员对村里的申报进行监督,包括对报表和证件进行审查、入户调查、村民代表大会是否合规的审查等。

以前,卓三妹的低保已申报了两次,都没有通过,原因是她有两个成年儿子,负有赡养义务,她不应享受低保。但她的情况较特殊,儿子有一定

温小珍。大茂镇联民村的基层政府雇员冯俊敏到任后,了解到联民村主道还是一条土路,电线老化、电压不足等问题后,承担起“村情信息员”的作用,第一时间向驻点单位市委统战部反映了这一情况。目前,2 公里的村道硬化工程即将开工,电改问题也纳入了议事范围。

第一批基层政府雇员中,还有的制作 PPT,形象展示办事流程;有的带动村民学电脑,发展村民成为便民服务中心的代办员。上城村支部书记符启盛评价说:“基层政府雇员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观念、思路和方法,村里的工作也不断创新。”

“留一手扶大的路(意即可供一手扶拖拉机通过)”让吴亚文等村民通行。但“一手扶大的路”具体应该多大,两人协商不下,多次吵架,几乎要打起来。

经村干部现场调解,王雪珍帮他们起草了这份协议书:过道宽度由原来的 1.8 米加大到 2.5 米,转弯处由吴国勇再多让出 0.6 米,拓宽到 3.1 米。

吴亚文告诉记者,原来他认为,大家都是同村同乡的,“写那么清楚干嘛?”“现在,多亏了‘娘子村官’王雪珍的帮忙!”

“过去公章放在不同的人手里,村民要办事,都不知道找谁。”“有的人给好处才给你盖公章。”“有的对你有意见,连表格都不给你填,更不用说盖章了。”说到以前的公章管理,大造村村民意见不可不少。

万宁市委副书记李东屿说,在万宁的各行政村,公章一般由一文书或出纳管理,由于程序未得到真正履行,管公章的人会和村委会主任勾结起来,大盖人情章、关系章、违法章。基层政府雇员相对中立,并接受政府管理,他们的违法成本要大得多。由他们管理公章,可以较大程度杜绝上述弊端。

目前,万宁第一批 30 名政府雇员中,经过当地村民代表大会决议,大多接管了公章。

3前途

发展的空间

符合条件也可参加
镇领导干部招考

“他们是镇委、镇政府的耳目和联系群众的桥梁,对我们的工作帮助很大!”东澳镇委书记吴毓波告诉记者,最近正是村级组织换届选举期间,为保证选举顺利进行,他要求基层政府雇员每天向他短信汇报情况。

“基层政府雇员在驻点村的知晓率为 99.6%。”国家统计局万宁调查队对第一批 30 名基层政府雇员任职情况的调查显示,有 95.1%的村民平时经常看见基层政府雇员在田间地头工作。可以说,基层政府雇员半年的工作达到了村民和政府的预期。这也促使万宁市委、市政府于今年 6 月启动面向师范生的第二批基层政府雇员招聘工作。7 月 1 日,第二批 162 名雇员已全部到各村委任职。两批人数加起来有 192 名,再加上一些自谋职业者,至此,万宁师范类毕业生的历史遗留问题全部得到妥善解决。为此,万宁市财政每年要多支出 900 多万元。

基层政府雇员不同于大学生“村官”。在学历上,基层政府雇员大多为中专生;在管理上,基层政府雇员参照事业单位人员管理办法,档案和社保办理由万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限负责;在出路上,基层政府雇员没有大学生“村官”在参军、考研、报考公务员方面的多项优惠,但在报考万宁市非参公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时享有笔试加分的优惠。

可以说,基层政府雇员捧的是“泥饭碗”。他们的合同 3 年一签,6 年后,如表现合格,将成为与政府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长期雇员。

那么,基层政府雇员的未来有没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呢?万宁市委、市政府对此还未有明文规定,但有关制度设计正在酝酿中。

“他们干得好了,可以被选为正式的村干部;今后符合条件的也可参加镇领导干部的招考。”李东屿告诉记者。这样的苗头已经出现。温小珍就由于工作得到村民的认可,在今年 7 月 6 日被马坡村的党员大会选为 7 名支部委员之一,得票数排名第四位。

“在事业单位拿出一些岗位,对基层政府雇员定向招聘。”万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朱武雄这样规划。

丁式江认为,万宁推行基层政府雇员改革,一方面较好地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另一方面也在党和政府联系群众、基层民主政权建设方面作了些有益的尝试。当然,这项改革还有很多有待完善的地方,对此,我们不妨多些理解,多些支持,不要急于下结论,不妨时间来给出答案。

(本报万城 7 月 15 日电)



大茂镇联民村委会政府雇员冯俊敏到村民温亚梅老人家中了解情况。

本版图片均由通讯员 曾觉 摄



东澳镇岛光村村委会政府雇员陈冷雪正在接待村民咨询危房改造办理程序。